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

三十一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宋三十四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源明

段少連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旦里朴

李反

燕肅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

以太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

按宋史錢

惟演傳云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此作自亳州來朝而傳互異

圖入相詠言惟

演儉險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

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殺之惟演聞乃亟

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

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灾變願陛下以援進忠
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
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數睥睨其短欽若
心忌之會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不足
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鞠陳絳獄失
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御史為
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
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

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
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
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
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
多致東南物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
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
流內銓為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
及范諷為之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

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
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

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自號深寧子

按宋史此上有孔道輔傳

及道輔子宗翰附傳今已改入孔氏後傳附識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為永康軍判官
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為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
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連屬為限界民得不擾屬
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不從士衡憤

怒乃奏隨苛刻罷歸後改大理寺丞為詳斷官李溥以
賊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
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
常博士改右正言坐嘗為開封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
舉人私以策辭相投降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
遷右司諫為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
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時下詔蜀中選
優人補教坊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

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
疏論丁謂姦邪不宜還之内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
陳州不當復進職王欽若既死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宣神仙耶宜察其妄又
言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
衆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
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
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

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需要賞亦有藩翰之臣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申儆之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為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為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召為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卒隨與孔道輔曹修古
同為言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敢行在蜀時人號
為水晶燈籠云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祕書丞同
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上
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
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
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

補請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史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立命答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忿躁亡大臣體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

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
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真
宗時嘗禁採戎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
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出知欽州徙南
劍州復為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
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會太后兄子劉從
德死錄其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修古與楊偕郭勸
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命皆削一官以修古為工部

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

拒不納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

按修古後因曹親被害贈尚書

工部侍郎見親傳

修古無子以兄子覲為後覲知封州儂智高

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陸性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致仕年五十一曹氏自修古以直諫聞其

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郢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為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

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
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
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
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
州復為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
氏勸諫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
宸極疎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兵部員外郎兼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

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
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扇浴器請付外貳之以戒
邪佞趙元昊襲父位勸為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
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族來歸且言
元昊將反勸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偽官來勸視其
表函猶稱臣因奏元昊雖僭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
屈之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

闕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知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幾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為尚書祠部員外郎衛士有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

為聞者所得景宗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遂貶景宗
復為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
及再為侍讀曰吾年七十可以歸矣章三上不得謝後
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呂
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禮非是被黜以源
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
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侔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累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思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為博士通判天雄軍仁宗親政召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

按東都事畧作轉運使

所至吏胥不能為奸有過能自

改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

謀偽為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是時鄭向守抗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子仲堅

按宋史本傳不載少連有子據隆平集補

少連通

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既卒仁宗嘆息之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以親老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為館閣校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

學乘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
甘露降于墓柏人以為孝感累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
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
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
夷其家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
為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為羣牧使卒御史知雜
何郊論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缺
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

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
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
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
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宗城人父適嘗為石首主簿民有父
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
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
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

軍皆辟為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為集賢校理同
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
為學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衣帶鞍馬賜其家頴舉進
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見頴謹厚篤學謂
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頴學所為文多留
頴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
基詣頴求編次其父彙為序以獻之頴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

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

按東都事畧作舉進士
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

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

重困民詔緩輸期慶厯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

引洪範上變戒謂宜躬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徙開

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

毆巡卒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

按東都
事畧作

為御史權
知諫院

論石元孫不死行陳繫縲以還國之辱也不

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
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
不宜急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
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蘇宮掖以進恐
上累聖德又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
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使
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
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趨

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為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
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
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

龍圖閣學士

按東都事畧及歐陽修有美
堂記俱作龍圖閣直學士

知滑州州歲

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
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
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
江寧府又徙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迹如

其為人平居未嘗問生業云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
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池少喪
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版
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崕口道自聞喜逾山
而抵垣曲咸以為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為捨逕而就迂
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為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
盡沒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

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因

語其友友止以毋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

接陸平集載池登第

在景德二年

授永寧主簿歷建德郾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

蠻將入寇爭逃山谷間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縱民遊

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

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

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

者罪之既而輸行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

佐郎監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樞密使曹利用奏為羣
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
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
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紹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
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稱利用枉朝
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
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
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領估

馬司自言估馬有美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美利
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
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
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
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
知鳳翔有疑獄上獻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
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
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

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剽劇非所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賣過半

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者徙知晉州

卒

按蘇軾撰司馬光神道碑載池終兵部郎中贈太師溫國公

子旦光光自有傳從

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度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奸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

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
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為令
知祁縣歲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敗富家巨室至以兵自
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
其贏饑者護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
其民罷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按繫縣門民稍以
詆冒為耻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
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

歲逾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
經死後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於
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
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
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
言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
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光幡然就位英宗即位
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

惟遣其從兄子棗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
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
為妾旦驚謝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與文彥博程珣公
席汝言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北唐九老子
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
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籍
為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

之騷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
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
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為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
綸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
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得官
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
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

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以賢而薦之靖康初
入為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問朴家世
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諭以亟求講解朴
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為兵部
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
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為匿其長子倬於蜀
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為人所告
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為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

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
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
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
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為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
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以及使
陝西特遷一官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
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
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

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資質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樂道人善在杭州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為提點刑獄間與衍會具甚疎薄他日中賁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

按東

部事畧載及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中居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

拈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獨不
畏其為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德明謂僚佐曰李公
春秋高何不求閒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耶僚佐
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
得閒郡以自逸庸何傷德明亦不
能傷也宋史本傳不詳其事附識
衍歎其清德無子以
弟之子為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
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
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
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

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徙知考城通判河南
府召為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殿中侍御史
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為丁謂
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
者於是鬪者為息入直昭文館為定王府記室參軍判
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
情可憫者上請多為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
京師例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

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歌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厯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云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為戶部判官以代閔淺始命權發遣遂為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

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楨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部判官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厯中三司請權河北鹽度言州陝不權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按宋史此下有燕肅之孫瑛附傳瑛在權時七

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香燕靖康
初知河陽金兵攻城為亂兵所害無善蹟足錄今從刪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官

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

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

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

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

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

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屬吏而賜

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屬以為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為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

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為
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為豪
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勾院歷戶
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侍制江淮制
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
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
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
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慶厯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
因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
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
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
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濱祠又毀后
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徙河中府又徙杭
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為
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

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云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擊敗和

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遠遁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
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
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
東為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
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饑民賴全活
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修復河故道夔
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建州尋告老以
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嘗過

江東見二四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赦吉州據徐咸疑
二人所為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得養生術至
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
穀則以賙鄉里貧者卒前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
分親族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蕪湖
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藉其
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

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

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

按東都事畧作
提點刑獄官以

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

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

磨勘憑由司出知饒州州豪白氏驚橫為閭里患亮發

其奸誅之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

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

真宗即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實宜速而所在不時給

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為可用王均反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誣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

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
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
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
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為鄉閭患人共謀殺之
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為民去患而反坐以
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
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賑貧民因奏潁江諸

郡皆大歎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
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
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
之明年至者倍其初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
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
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詔
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為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入為

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
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
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

按東都事畧
作太子少傅

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

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為縣福州亮
見而竒之妻以女陳執中梁適為京官田况宗庠及其
弟祁為童子時亮皆厚遇之世以亮為知人亮卒時夷
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為是也子仲甫為天

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
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
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
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
其閭曰三儒初為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
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柳州竹
場有偽為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

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
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
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遷太常博士初
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
親於是知臨津縣後為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
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
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
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

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帝釋禹賞為
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
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
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盜
起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遂盜竹
山甲不能戢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希亮勒兵阻水拒之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殺向氏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徒堅其為

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代還執政
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
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
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
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未行詔
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
而瓘徐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
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

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
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泣諫
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
淵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
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
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
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
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

徙希亮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
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不自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
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
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
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部中徙河北嘉
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廷以
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折司榮州鬻鹽
凡十八并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

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卅會接伴
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即輕騎出
按斬元以拘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
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
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
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
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

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闕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初不敢暴橫况此小國乎乃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

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
遁去希亮以前議獻于朝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始州
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
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自劾求去
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贈工部侍郎希
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
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
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

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
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
恂大理寺丞慥少時使酒好劍稍壯折節讀書然終不
遇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

宋 三十五

狄棐 邊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至緒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楊偕

王沿

鼎

杜杞

植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尋
杜曾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

按隆平集作湘潭人考宋史地理志長沙湘潭俱屬潭州

下文棐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作湘潭人為是

咸平二年舉進士甲科授大

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寇準復入相
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
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
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
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裴不能治事聞
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裴馳白夔請給
以行河事夔至誅首惡數人裴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

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二州河中河
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棐在河中時有中
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曰吾官侍
從可自污耶居官愷悌不為表暴死之日家無餘貲子
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
恥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
其著述人多稱之

按陸平集載棐子尚有遵道
遵禮遵路遵度蓋其次子也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進士及第補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偽為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賊馮佐

臣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
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
郎簡性和易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意然在
廣州無廉稱蓋為子絜所累云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維州北海人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改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
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

罷役入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疾劇祖德
請還政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
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
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
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偽
銅法所禁而官自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
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
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

天府以疾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

羸三十餘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
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
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
之若谷以為互市所以利戍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
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進樞
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
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
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累官至尚書左

丞致仕若谷素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後為眉州人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

往來之衝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為祕閣校理開封

府推官

按東都事畧云以太常博士為開封府推官

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

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

之召入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
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
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
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修玉
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吟詠自
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褚中所得上封事
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

者專其業出御使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
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
為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非其所長
好殖財以從官還鄉里疇昔貧窶之人不揮一金反遍

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按宋史此下有祖士衡
傳無事跡可錄今從刪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
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
理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修起

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避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盡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知之出知均州

卒年六十九子仲昌最知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自約卓犖不羣誦書日數千言為文甚敏遇事慷慨自許時趙元昊叛洞以布衣求上方畧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讞於朝

果如洞言修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

改大理丞知鞏縣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

其文學宜為館職

按宋史宰輔表吳育為參知政事在慶歷五年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在七

年而其時正當吳育由參政改樞密副使是若訥與育

歷官前後相替不應叙育在若訥後或薦洞為館職若

訥在先非兩人同為一時之事也

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

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僧者衆洞奏祠部帳至三十餘

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

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謚榮靈其

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
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
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
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
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
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
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
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敞議非是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太

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
建明仁宗以為知經賜飛白善經字寵之出知棣州轉
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
田水退强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
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
絹州朝廷以為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
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為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
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成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

崇尚虛名以寬原沉默為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修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此沖幼之主當躬萬幾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為言遂聽政詔訃祁國公宗說嶽宗說恃近屬貴

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陛下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之言帝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

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荐
饑徵民積歲賦洞為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
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
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
為糴麥不踰時而足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
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
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

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
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
亦坐除名後會赦冠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
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
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
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
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鈴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
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已而使者言仕衡

嘗棄城降監度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
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
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
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
調歛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
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陝
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陵寢因幸

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
為材召為度支副使上言闕右既弛鹽禁而永興同華
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
司封郎中為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
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
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
請戶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
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遷右諫

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
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
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謂仕衡前過助
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為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
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
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汙下苦水
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南
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

軍物為貢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以進六十萬皆
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
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
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還
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
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使去
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為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
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

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壻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

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為尚書
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為郎故事不許請削
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後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
廉靜不為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為數百卷藏之

按宋史此下有李溥傳溥由三司小吏擢官其後
久專利權屢以姦贓貶黜無事蹟可錄今從刪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
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
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

柰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問邊策對稱旨顧在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則

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徙廣西路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為辦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公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為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

摘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知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引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丁謂自舉代薦顏為峽路轉運使累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
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為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
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使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
河東轉運使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為水所敗顏即北岸
釀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
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
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
河陽杭徐州

按東都事畧作歷知
河陽揚杭徐三州

累遷光祿少卿以少

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之積數年為鄉人患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嘗屬杜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

按東都事畧作
荊州海陵人

以父蔭為太

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權貨務三

門發運判官元為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厯中江淮歲

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

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

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

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

郎為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

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
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
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
下詔戒飭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
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為能急於進
取多聚珍奇賂遺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
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
擁巨艦與之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簡州推官以殿
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
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
兩浙刑獄衛潤州饑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
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
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
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
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埽名伯埭旁人以為利屢遷

尚書刑部郎中為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未踰月得疾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
麗水主簿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
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
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
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州
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

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
堤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
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
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
意帝怒命即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
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咎之以侍御史為京西轉
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
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楨困人力

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猝守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沖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歷官至給事中卒沖為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

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劒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塌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

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東都轉運使
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
縱嬖妾殺婢命按治澤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
非妄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
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
院學士知河中府澤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
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

推官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厯
中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帝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
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
要害兵所至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
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
十束便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為石堤堤固而歲
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
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

使僕智高范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及備守之策乃以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畧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

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
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為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
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
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為瀕棣
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
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為當城昌曰六州地千里又河
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
或請於隣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

可否昌言獨以為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今不當又事無利之若以重困才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為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州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洪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為都大修河制置使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龍

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
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
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
調漢州軍事判官有化丸石為黃金者就偕試之偕曰
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論陝西
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審刑院詳
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為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

史與曹修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
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為三
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
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
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焉季長以罪
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罷
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吏部流內銓徙
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

夏守恩賊守恩流嶺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夏
竦為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
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且賊勢方盛雖大增
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
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
偕以為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
大選三路之民募為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
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

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元昊入寇密詔偕
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
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
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
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
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
一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復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
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

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砦偕言寧
建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
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
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
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兵難合賊不敢逾
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
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
東蜀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

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止存孤壘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兵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曾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諭偕速修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偕列六事于

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兄
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
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
召還令間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
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
百如其法布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
果用偕刀楯法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
知審官院復以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

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
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
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
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
道改杭州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
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遺奏兵論
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為大言
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濶難用與人少合尤喜

古今兵法子忱慥皆有雋才早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為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言宋與七十年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

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河內饒
足唐至德後渠廢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
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
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得賦之實
者四分而已取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
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
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圉牧
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

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
用與不用耳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
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
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詔河北轉運使規度通
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
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
不即行語在河渠略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
十二三還為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

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
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
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
招廂軍以其兄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
而強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
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敕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鉗
而役者敕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
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誠願削

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為卒者止
從髡欽被詔鞠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中侍御史改尚
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尋為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
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佑諸渠溉田數萬
頃因詣闕奏事授直昭文館為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
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
減戍卒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
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

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謬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戍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

若以羸師誘賊賊至發兵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為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

卷三十一
真定之獄人以為沿傳致之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
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
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
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緯競擿
發吏罪至微隱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三虎
仁宗聞之不說仲淹等罷鼎與紘緯皆為人所言時鼎
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反深卒龐旦謀以元日

殺軍校刦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
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
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
使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刦因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
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
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
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
舉鼎為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

以為言鼎弗為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急所劾
舉不避貴勢召為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封
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
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不可發
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䟽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
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
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
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

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為
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為奸有
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縣
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
為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
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河
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
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

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
得千緡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
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儉約當官明
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初鼎興
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為豫孟浪鼎
所言多可用豫為人
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
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
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杞言
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
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為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
趾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
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
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嶺外騷然擢

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

按凍水記聞作以書諭蠻聽其自新蠻無至者遂勒兵湖南轉運副使

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

復環州希範走荔枝峒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乃擊牛

馬為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千餘人後三日

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

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徙兩浙轉運使明年

改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

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
命因為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
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
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杞性
強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
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
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
終少府監弟樞亦強敏為比部員外郎絀監衡州稅卒

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
慶厯三年湖南猛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
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入峒討擊大兵潰旼
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
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
史按視還言旼嘗戰山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旼不
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旼至皆恐

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
授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畋曰賊
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
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出嶺
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
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為三司戶部
判官會儂智高陷邕州召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
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

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今蘇緘棄英州
將偕焚糧儲及召升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
愈熾畋不能抗遂殺將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
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為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
明年又降為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為河
東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久之擢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
賢者使侍膳禁中為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

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
嫡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
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
遷防禦使當草制封還詞頭言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
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
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援據洪範五行傳言簡宗廟
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萬幾之聽必有
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

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
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于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
帝配改溫成廟為祠殿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于將家
折節喜學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
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擢遂
褒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
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

按隆平集其先汝陰人後為即州人

進士甲科為

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
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
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
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
為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
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
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
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為弊貶湛為立勘同法歲減

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清
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為
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
姓巧于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
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
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鹽課
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為江
淮制置發運使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

前後至數十百事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
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除
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
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
諫議大夫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
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
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
相州右司諫吳及疏言百姓侵官主司禁之其職然也

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獎黜未幾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瘡瘍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以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

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
馳騎至宜州曉以立功自贖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
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
蠻彭士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
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大火一夜十數發的
籍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
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橫不法為里人害的發
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知臯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
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
為制置發運使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鹽
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會
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
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其
欽景石硤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首
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叅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昏老事多決于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

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募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飢有詔發官粟賑民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刻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驥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為都知仲孫數其罪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

外莫不疑文應真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
疾留復論奏及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
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
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
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
奏聽旨先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
孫請第其課為三等升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
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大脩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
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
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
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
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
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斷
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

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歷知江陰軍宛州明州有治迹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偽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邱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知遂州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

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
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
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
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
萬意實予錢五十緡帝後因宰相對始知誤也以南
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已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
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
已與薛顏邵晷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寅母尚無恙
虛已雙舉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遂臨州之東湖築
第宇以居虛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淮
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
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已分
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
不復言仕寅事親孝治家有法虛已虛舟又以孝友清
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

卿

張傳字巖卿諫人進士及第稍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
奉符縣時方修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
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州會歲饑貽書
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數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
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
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
官會河決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

出為兩浙轉運使改荆湖北路復為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陝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濟之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為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傳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吾所以事事致祭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

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結言師出遊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當力擊不勝

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除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上言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剝削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求正之帝納其言為罷諸

宮觀兵衛又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
獻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除陝西
轉運使時遽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
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
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
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
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以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湖溢決堤獻

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

按東都事畧作判官

王均盜據成都連陷

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贊之

按東都事畧云均移書至州從易即

命楚之以安衆宋史本傳不載附載

衆皆呼悅乃率厲將吏修嚴守城戒

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

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為祕書
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評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
預修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從易
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
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
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夫實降工部員外郎以
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自
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

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在廣
三年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
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嚮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
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
人以風天下兼史館修撰選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
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
卒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
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及廢居南京

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
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
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
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
我者遂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
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
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天

祐初為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
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
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
歷新息鄆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
再遷祕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
士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
二州歷知越州提點淮南南路刑獄坐考試國子監生失
薦送降監陳州酒徒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

院遷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

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

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

按東都事
畧作二十

平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天禧中使淮南過金陵遇

風覆舟得榜卒拯之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

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歟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

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三十一